

各位好友

今年，我們慶祝協青社成立了二十五年。難以置信我們已和年輕人共渡了這麼多年。真是歲月如梭！我們開始時只得一個男童住宿中心，這個中心的成立是為了越來越多離家出走流連在街頭上的青少年而設的。這中心是設計為一個不論日夜收容這些年輕人的危機中心。而我們開始用由一個網絡商贊助的手提電話作為熱線。當時全港只有我們有這樣的服務。

開辦時我們沒有資金，於是便自己去籌募。這種籌募模式一直沿用至今。我們的方針是有那種需要便去尋找那種資源。有許多捐贈者除了金錢，還捐贈物資。我還記得有一位捐贈者捐了 12 座工業式電風扇，實際上一座已夠我們用了，於是其餘的便轉贈給老人中心。

我們的第一個中心，是向土地發展公司（現在叫市區重建局）用一年一元租回來的。地址是彌敦道一幢古舊建築物內的一個單位。它曾經是俗稱「魚蛋檔」的色情場所。這幢大廈是等待拆卸的，十分之骯髒，而且臭氣熏天。我帶第一位主席去視察，他後來告訴我，他以為我是瘋了。土發公司拆了間格，鋪過電線，換過鋁窗，就交給我們了。水龍頭開出來的水是黃色的，但這總算是我們自己的地方了。一年之後，我們遷出。回首一望，才看到窗下有一個寫著甚麼甚麼舞廳的招牌！

不久，我們覺得需要一個女中心，幸好政府產業署租了給我們一處在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範圍內的一個大單位。後來便再租多一個單位給男中心。

六個月後，我寫信給美國羅省一位專門為街童工作的神父，邀請他做我們的顧問。他給我們一個長達二十頁紙的忠告。第一項就是“如果你不去尋找這些兒童，你便永遠見不到他們了”。這就開始了我們的旗艦工作，那就是全夜的外展服務，再一次我們這項工作，是新穎的也是全港唯一的服務。

很明顯地我們需要提供職業訓練的服務。較年幼的兒童因為要上學，所以比較容易帶他們回家。但年紀較長的往往是失學和失業，常常流連在街頭上。最佳的方法是給他們一個工作紀錄，一個給未來僱主看的履歷。於是我們便開辦了多元的「社會企業」。在那裡年輕人可以就業，賺取薪金和有一個上班的地方。如果他們有好的表現，我們便給他一個推薦信和替他們找工作，這樣就發展了不同的多元化的行業：7-11 便利店、髮廊和食店。它們由協青社統籌，但經營方式是自負盈虧，得到利潤就用來幫補我們的服務。

之後我們又設立了宿舍（與危機中心不同）。這些宿舍是給就業青年的，有男的和女的。我們的目標是教導他們自立的生活。他們的住宿期較長，他們一定找一份職業。在我們的導師訓練下，他們學到了「生活技巧」和懂得照顧自己。之後，我們開始接收受法庭保護令的年輕人。

在 2002 年，社會福利署署長邀請我們成立另一種獨特的服務。直到現在還是香港唯一的廿四小時中心，叫蒲吧。她給我們一幢在官塘舊的大廈。因此我們所有的服務，除了柴灣的兩個中心，通通搬遷到這裡。就在這裡，我們著名的嘻哈學校誕生了。再一次，是香港唯一的。

在 1993 年當時的主席認為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社址。1994 二月我們出信給地政總署要求供應一塊土地。真是想不到由獲得土地，獲得馬會的建築費，興建和入伙是足足用了十年。但就是這樣，我們在 2004 年六月終於入伙了。我要向這位主席深深致謝；他是這個鉅大工程的原動力。

所有我們提供的服務都是創新和獨特的。我們要不斷的實驗，直到我們確實知道年輕人的需要。同一樣，如果我們要緊貼著年輕人不斷地變更的生活模式，我們自己也要準備隨時跟著他們去變更和站在青年工作的尖端。我們一定要常常在他們身邊聆聽。時至今日，新的服務往往是由前線職員提出，因為他們懂得與青年文化同步。

我們以前怎也想不到，可以由在旺角舊大廈的一個房間裡，只得半打工作人員，變為一個有自己大廈的大機構，有 150 個職員和 17 種不同的服務。在這二十五年裡，我們幫助那些跌落了隙罅的年輕人，讓他們看得到自己的天份和長處，而成長為肯負責的成年人。這仍然是我們未來廿五年的目的，而且要不斷地改進我們的服務。

如果沒有可敬的支持者，在過去廿五年不斷的給我們時間和金錢，我們便沒有今天的成績。現在我謹代表所有在協青社的年輕人向各位慷慨的捐助者作出衷心的感謝。順祝



李文烈謹上
總幹事

二零一六年三月



蔡潘若棠翻譯